

原野里的百合与 天空中的飞鸟

三个与上帝有关的讲演

〔丹麦〕克尔凯郭尔 著

京不特 译

Søren Kierkegaard

Lilien paa Marken
og Fuglen under Himlen

Tre Gudelige Taler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原野里的百合与 天空中的飞鸟

三个与上帝有关的讲演

〔丹麦〕克尔凯郭尔 著

京不特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野里的百合与天空中的飞鸟:三个与上帝有关的讲演/(丹)克尔凯郭尔著;京不特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ISBN 978-7-100-16741-3

I. ①原… II. ①克… ②京… III. ①演讲—丹麦—现代—选集 IV. ①I53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884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原野里的百合与天空中的飞鸟

三个与上帝有关的讲演

〔丹麦〕克尔凯郭尔 著

京不特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741-3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 页

定价:69.00 元

原野里的百合与天空中的飞鸟¹

三个与上帝有关的² 讲演

克尔凯郭尔 著

哥本哈根

大学书店莱兹尔

毕扬科·鲁诺斯印刷坊印刷

1849 年

前 言

我这样希望：这本小书〔这本小书及其出现时的境况³，让我回想起我最初的讲演集，尤其回想起我在我最初的讲演集中写的最初的话⁴，亦即，为那紧接在《非此即彼》之后出版⁵的《两个陶冶性的讲演》（1843年）所写的前言⁶〕会使得“那个‘被我带着欣悦和感恩地称作是我的读者’的单个的人”⁷回想起那同样的词句：“它想要继续留在⁸‘那隐蔽的’之中，正如它在隐蔽之中进入存在，——一朵在大森林的遮掩之下的小花。”⁹在这样的境况下，这本小书会让他回想起这些；并且，我还希望，这本小书会让他——正如它让我——回想起那在《两个陶冶性的讲演》（1844年）的前言¹⁰中的：“它被以右手来给出。”¹¹——这与那曾以左手并正以左手来被递出的假名正相反¹²。

1849年5月5日¹³

S. K.

祈 祷

在天之父！什么是“作人”¹⁴，以及，从与上帝相关的视角看，什么是“作人”所要求的——这其实也是一个人在与他人为伴时，尤其在人堆之中，特别难以得知的，并且，若他从别处得知，那么，这也是他在与他人为伴时，尤其在人堆之中，特别容易忘记的。愿我们可以去学“作人”，或者说，如果我们忘记了，愿我们可以重新去向飞鸟与百合学习“作人”；愿我们可以学习“作人”，即使无法一下子学全，也还是可以从它们那里学到某一些，并且一小点一小点地学；这一次，愿我们可以向飞鸟与百合学习沉默、恭顺和快乐！

在复活主日之后的第十五个星期日的福音¹⁵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既事奉神，又事奉玛门¹⁶。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既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既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¹⁷极荣华¹⁸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¹⁹

“观看天空中的飞鸟，审视原野里的百合”

然而，也许你用“诗人”的话说，并且在诗人这么说的时候，这说法恰恰是投合了你的心意：哦，愿我是一只飞鸟，或者愿我像一只飞鸟，像那带着漂游的兴致在大地和海洋之上远飞的自由之鸟，如此贴近天空，向遥远的天涯；唉，我，我只觉得被束缚，然后还是被束缚，被终生牢牢地钉死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日常的悲伤、各种痛苦和各种逆境让我明白：这是我住的地方，并且一辈子就是如此！哦，愿我是一只飞鸟，或者愿我像一只飞鸟，比一切被大地重力吸引的东西都更轻盈，在空气之上，比空气更轻盈，哦，愿我像那轻盈的飞鸟，在它寻找驻足点的时候，它甚至在大海的表面筑巢²⁰；唉，我，每一个运动，哪怕是最轻微的，只要我有所动弹，都能够让我感觉到有怎样的一种重力压着我！²¹哦，愿我是一只飞鸟，或者愿我像一只飞鸟，没有任何顾虑，就像那小小的歌鸟，即使没有人在倾听，它也谦卑地唱着，或者，即使没有人在倾听，它也骄傲地唱着；唉，我，不拥有任何属于我自己的瞬间、不拥有任何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却被散发出去，不得不为千千万万种顾虑服务！²²哦，愿我是一朵花，或者愿我像那朵原野之中的花朵，幸福地爱上我自己，并且在此写上句号；唉，我在自己的心中也感受到这种人心之分裂，既非自爱地能够与一切断绝关系，亦非怀着爱心能够牺牲一切！²³

这是“诗人”的情形。不经意地听着，这几乎就好像是，他在说福音书所说的东西，当然他也确实是在使用最强烈的表述来推重飞鸟与百合的幸福。然而，让我们再听他说下去。“因此，如果去赞颂百合与飞鸟并且说：你应当如此如此，那么，这差不多就仿佛是一种来自福音书的残酷；唉，我，在我身上这愿望是如此真实，如此真实，如此真实：‘哦，

愿我像一只天空中的飞鸟,²¹像一朵原野上的百合。’但是,‘我要能够如此’,这却是一种不可能;而恰恰因此,这愿望是如此真挚、如此忧伤、却又如此炽烈地在我的内心中燃烧着。福音如此对我说,说我应当是那我所不是的东西,我太深刻地(正如这愿望因此而在我内心之中)感觉到我不是并且也无法是那东西,这是多么残酷。我无法理解这福音;在福音与我之间有着一种语言差异²⁵,如果我要是能明白的话,这差异简直是要杀死我。”

诗人相对于福音的情形持恒地如此;同样他相对于福音中关于“作孩童”的说法²⁶的情形也是如此。“哦,愿我是一个孩子”,诗人这样说,“或者愿我像一个孩子那样,‘啊,孩子,无邪而快乐’;唉,我,则是过早变老的我,过早变得有事并且悲惨的我!”

奇妙啊;因为人们当然说得很有道理,诗人就是一个孩童。不过诗人仍还是无法达到对福音的理解。那是因为,诗人的生命根本上其实以关于“能够去成为那愿望所求的东西”的绝望²⁷为基础;而这一绝望生产出愿望。但这“愿望”是悲凄²⁸的发明。因为,这愿望确实能够在瞬间里起着安慰作用,但是进一步审视,我们则会看见,它其实没有在安慰;因此我们说,这愿望其实是由那悲凄发明出来的安慰。多么奇怪的自相矛盾!是的,而且诗人也是这自相矛盾。诗人是“痛楚”的孩子,但父亲却将之称为“快乐”的儿子²⁹。在诗人身上,愿望在痛楚中进入存在³⁰;这愿望,这炽烈的愿望,它使得人的心灵喜悦,相比葡萄酒的令心灵欢愉、相比春天最早的花蕾、相比那我们在厌倦了白天而在对夜晚的思念之中愉快地对之致意的第一颗星星、相比那破晓时我们对之告别的夜空之中的最后一颗星星,这愿望更令心灵喜悦。诗人是“永恒”的孩子,但缺乏“永恒”的严肃。在他想着飞鸟与百合的时候,他就哭泣;在他哭泣的时候,他在哭泣之中找到对痛苦的缓和;愿望进入存在,愿望之雄辩也伴随着一起进入存在:哦,愿我是一只飞鸟,那我在孩提时代的图画书中读到的飞鸟;哦,愿我是原野之中的花朵,那生长在我母亲的园中的花朵。但是如果我们以福音的话语对他说:这是严肃,这“飞鸟是学习‘严肃’的导师³¹”,正是那“严肃”;于是,诗人就必定会笑,——并且,他拿飞鸟与百合来开玩笑,如此逗笑,以至于他使得我们



所有人，甚至有史以来最严肃的人都笑了；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地打动福音。这福音如此严肃，乃至诗人的全部忧伤都改变不了它，尽管这忧伤甚至会改变最严肃的人，使之在一瞬间里屈从而进入诗人的想法，与之一同叹息并且说：亲爱的，这对于你确实是一种不可能！是的，这样我也不敢说“你应当”；但福音敢去命令诗人，说他应当如同飞鸟。福音是如此严肃，乃至诗人最不可抵挡的奇思怪想都无法使它微笑。

你“应当”重新成为孩子³²，因此，或者说，为了这个目的，你应当开始能够并且想要理解那为孩子准备的词句，这词句是所有的孩子都理解的，而你应当像孩子一样地去理解它：你应当。孩子从来不问依据，孩子不敢、孩子也无须问——这里其一对应于其二：正因为孩子不敢，所以孩子无须问其究竟；因为对于孩子来说，这个“他³³应当”本身就是以构成依据，而所有依据集为一体也无法在这样的程度上足够地成为对孩子来说的依据。孩子从来说：我不能。孩子不敢，并且这也并非是真的——这里其一对应于其二：正因为孩子不敢说“我不能”，所以这“他不能”就也不是真的，因此，这就说明，真相就是“他能”，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敢去尝试别的，那么这“不能”就不可能，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这里的关键只是：一个人是否确实是真的不敢去尝试别的。而孩子从来不寻找借口或者托辞；因为孩子明白“可怕的东西”的真相：对他来说，不存在任何借口或者理由，不存在任何藏身之处，无论在天上还是地下³⁴、无论在客厅还是在花园，他都无法躲开这个“你应当”。而如果一个人完全明白“这样的藏身之处是不存在的”，那么，借口或者托辞也就不存在了。在一个人知道这“可怕的东西”的真相——“任何借口或者理由都不存在”的时候，那么，是的，那么他自然就不会找到任何借口或者理由，因为不存在的东西是找不到的，——而他也并不去找它；于是他就只去做他应当做的事情。孩子从不需要长时间的考虑；因为在孩子应当去做什么的时候——并且也许是马上——，这时当然不会有考虑的机会；即使不是马上，但只要这孩子仍应当去做什么，——是的，即使我们给他永恒的时间去思量，他都不会需要这永恒，他会说：

要那么多时间干嘛,既然我仍还是应当去做这事。如果孩子接受这时间,那么他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很好地使用这时间,将之用于玩耍、嬉乐以及诸如此类;因为孩子所应当去做的事情,是他应当去做的——这是确定不变的,与“考虑”毫无关系。

那么,就让我们根据福音的指导严肃地把百合与飞鸟视作导师吧。这里说“严肃地”,因为福音不至于在灵的意义如此夸张,乃至无法使用百合与飞鸟;但它也不至于尘俗到这样程度,乃至于只能够要么是忧伤地要么是微笑着地注视百合与飞鸟。

让我们从作为导师的百合与飞鸟那里学习

沉默,或者学习去缄默。

因为,很明显,那使得人优越于动物的标志是“说话”——如果谁愿意,也可以这样说,使得人远远优越于百合的标志是“说话”³⁵。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能够说话是一种优势”,就理所当然地导出“能够缄默不是一种艺术”或者“能够缄默只应是一种蹩脚的艺术”这样的结论来;恰恰相反,正因为人能够说话,所以能够缄默恰恰是艺术,而恰恰因为他的这种长处那么容易诱惑他,所以,能够缄默恰恰是一种伟大的艺术。他可以向沉默的导师们——百合与飞鸟——学习这艺术。

“首先寻求上帝的国和他的正义”³⁶

但是,这意味了什么、我要去做什么,或者说,如果我们能够说一种追求是在寻找、在渴求上帝的国,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追求?我是不是应当努力尝试去得到一个与我的能力和精力相对应的职位以求在之

中起作用？不，你首先应当去寻求上帝的国。是不是我应当去把我的所有财产施舍给穷人们³⁷？不，你首先应当去寻求上帝的国。是不是我应当走出去向世界宣示这种学说？不，你首先应当去寻求上帝的国。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不是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应当去做的？是的，确实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什么应当去做的；你应当在最深刻的意义上使你自己成为乌有³⁸，面对上帝成为乌有，学习缄默；初始就在这种沉默之中，这初始就是：首先去寻求上帝的国。

这样，相关于上帝，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向后退着地，走向了起始的地方。起始的地方不是我们一开始出发的地方，而是我们要走向的地方；并且我们是向后退着地走向它。起始的地方就是“变得沉默”这艺术；因为如大自然般处于沉默，不是艺术。这一“以这样一种方式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变得沉默，面对上帝沉默”，这是“敬畏上帝”的开始，因为正如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始³⁹，沉默则是敬畏上帝的开始。正如敬畏上帝比智慧的开始更多，是“智慧”⁴⁰，同样，沉默则比敬畏上帝的开始更多，是“敬畏上帝”。在这沉默之中，“愿望”和“欲求”的许多想法敬畏地哑默下来；在这种沉默之中，“感恩”的丰富言辞敬畏地哑默下来。

能够说话是人相对于动物的优势；但是在相关于上帝的时候，对于那能够说话的人，“想要说话”很容易通往毁灭。上帝在天上，而人在地上；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在一起交谈。上帝是全智⁴¹，而人所知的只是散言碎语；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在一起交谈。上帝是爱⁴²，而人，正如我们对一个孩子所说的，甚至就其自身福祉而言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傻瓜；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在一起交谈。只有在许多畏惧和颤栗⁴³之中，人才能与上帝交谈；在许多畏惧和颤栗之中。但是由于另外一个原因，在许多畏惧和颤栗之中说话是艰难的；因为正如恐惧（Angest）使声音在肉体的意义上辜负我们⁴⁴，同样，许多畏惧和颤栗使“说话”在沉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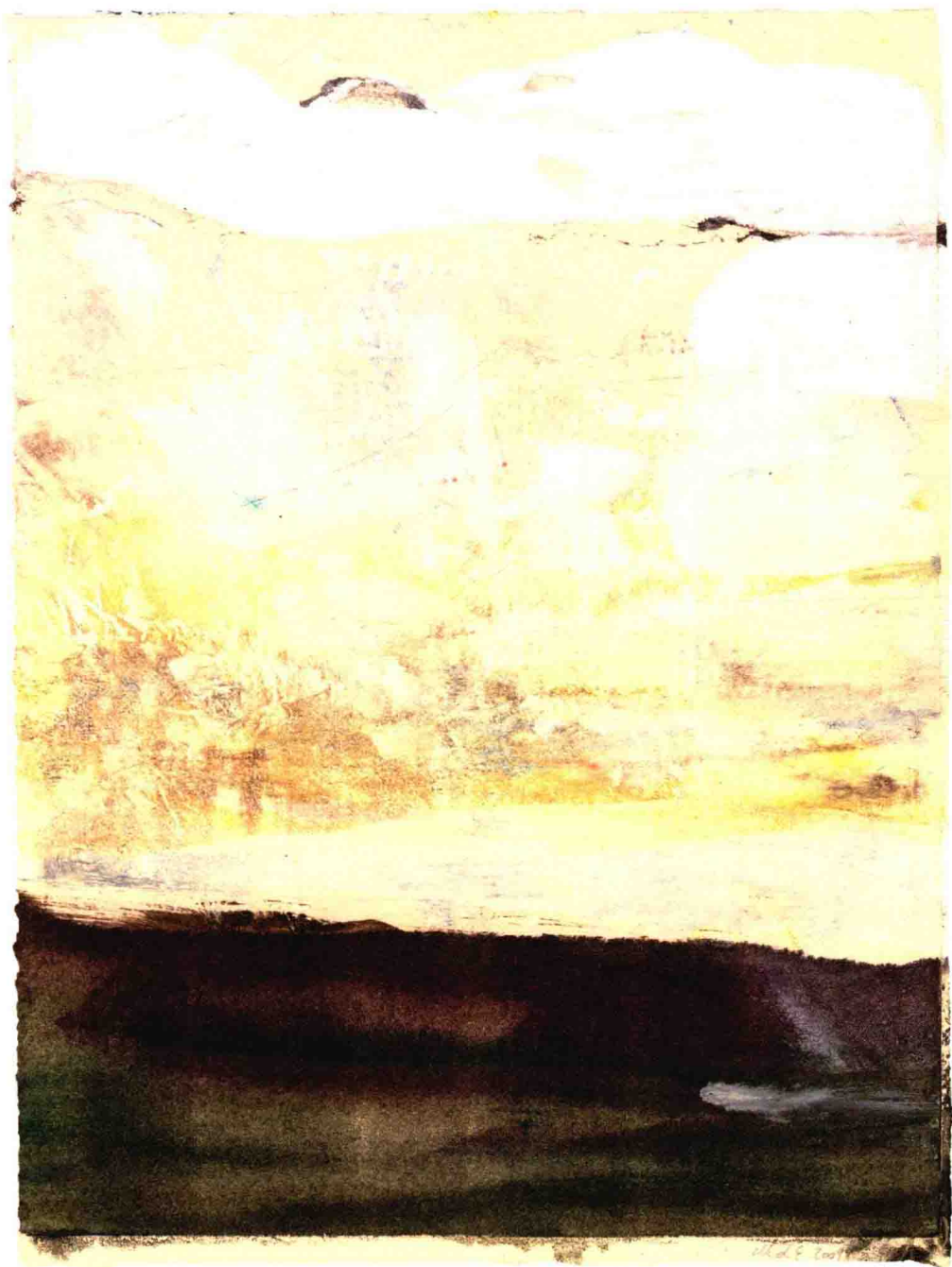
中成为寂静。真正的祷告者知道这个;而那本非真正的祷告者的人,他也许在祈祷之中恰恰学会这个。在他的心念中,有着某种东西,如此深切的東西,一件对他如此重要的事情,“真正使自己能够让上帝理解”,这对于他是如此地紧迫而重要,他唯恐自己会在祈祷之中忘记了什么,唉,而如果他忘记了,他则唯恐上帝自己不会记住它;所以他想要集中心思来真正诚挚地祷告。而如果他本来就诚挚地祷告着,那么对于他,又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那奇妙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渐渐地随着在祈祷之中变得越来越诚挚炽烈,他能够说的东西越来越少,到最后他变得完全沉默。他变得沉默,如果说有什么事情可能比“沉默”在更大的程度上对立干“说话”,那么这就是:他成为了一个倾听者。他曾认为祷告是“说话”;而他在学习之后知道:祷告不仅仅是沉默,也是倾听。事情就是如此;祷告不是听自己说话,而是进入沉默,继续保持沉默,等待,直到祷告者听见上帝。

因此,福音所说的话,“首先寻求上帝的国”,是教育着人的,它就似乎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来把人的嘴套住,即对人所提出的每一个关于“这是不是他所应当做的事情”的问题,都做出这样的回答:不,你应当首先寻求上帝的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地改写这福音中的话:你应当以祷告作为开始,并非仿佛(当然这是我们已经显示过的)祈祷总是以沉默开始,而是因为在这个祈祷真正地成为了祈祷之后,它才变成了沉默。首先寻求上帝的国,这就是:祷告!如果你问,是的,如果你在发问中彻底考虑了所有细节,询问着:这个就是我所应当去做的么,而如果我去做这事情,那么这就是在寻求上帝的国吗?这时,对此回答必定会是:不,你应当首先寻求上帝的国。但是祷告,就是说,真正地祷告,就是变得沉默,而这就是首先寻求上帝的国。

你能够在百合与飞鸟那里学到这种沉默。就是说,它们的沉默不是艺术,但是在你变得如百合与飞鸟一般沉默的时候,那么这时你就到达了开始,这就是,首先寻求上帝的国。

在那里,在上帝的天空之下,在百合与飞鸟那里,是多么庄严啊¹⁵,为什么?去问“诗人”吧;他回答:因为那里有着沉默。进入这庄严的沉默是他所神往的:离开人世间的世俗万物,这尘嚣之中有太多“说话”;离开这个世俗人生,这人生只是以一种可悲的方式证明了,人因“说话”这一标志而优越于各种动物。“因为”,诗人会说,“优越于其它东西固然很好,不,我还是远更喜欢那里的沉默;我更喜欢它,啊,不,这是无法比拟的,它比那些能够说话的人们无限地更优越。”就是说,在大自然的沉默之中,诗人认为,他感觉到神圣的声音;而在人众忙碌的谈话之中,他认为不但感觉不到神圣的声音,而且根本就感觉不到“人与神圣有着亲缘关系”¹⁶。诗人说:是的不错,“说话”确实是人相对于动物的优势——如果人能够缄默。

然而,“能够缄默”,这是你能够到野外去百合与飞鸟那里学习的¹⁷,那里有着沉默,而在这沉默之中也有着某种神圣的东西。沉默在那里;不仅在一切缄默于寂然之夜的时候,而且也在白天振动起上千根音弦进入运动而一切如同一片声音的海洋的时候,沉默都在那里:一切各尽其份,不管是其中的任何个体,还是一起作为整体,都不去打破这神圣的沉默。沉默在那里。森林沉默;即使是在森林细语的时候,它一样也还是沉默的。因为这些树,即使是在它们最紧密地相傍而立的簇丛之中,都相依相拥,不弃不离,这恰恰是人所罕有的品格,虽然人们预先许下的诺言说“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却很少相依相拥、不弃不离地信守这诺言。大海沉默,即使是在狂哮的时候,它一样也还是沉默的。在最初的一瞬间你也许听错,你听见它在喧哗。假如你急匆匆地发布出这样的消息,那么你就冤枉了大海。相反,如果你花更多时间去更仔细地倾听,那么你,(多么奇妙!)你会听见沉默;因为单调也还是沉默。当沉默在夜晚栖息于风景之中,而你在田野里听着遥远的吼哮的时候,或者当你远远地从农人的房中听见那熟悉的狗吠的时候,这时,我们就



无法说这吼哮或者狗吠打扰了沉默,不,这声音属于沉默的一部分,秘密地,并且在这样的程度上也是沉默地,与这沉默达成一致,它把沉默放大。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审视百合与飞鸟,我们是应当向它们学习的。飞鸟缄默并且等待⁴⁸;它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完全而坚定地相信,一切在其应发生时发生,所以飞鸟等待;但是它知道,它没有权限去知道时间或者日子⁴⁹,所以它沉默。在适当的时候,事情自然将发生,飞鸟说。其实不是飞鸟在说,它沉默;但它的沉默是在说着的,而且它的这沉默所说的就是,它相信这个,而且因为它相信这个,所以它缄默并等待。然后,在那瞬间到来的时候,沉默的飞鸟就明白,这就是那瞬间;它使用这瞬间,从不有愧。同样,百合的情形也是如此,它缄默并等待。它不会不耐烦地去问“春天什么时候到来?”,因为它知道,在适当的时候春天自然将到来,它知道,如果它获得许可去决定一年四季的话,那么这对于它自己是最无益的;它不问“什么时候下雨?”或者“什么时候出太阳?”,它不说“我们现在有太多雨”或者“现在暑气太重”⁵⁰;它不在事先问,今年的夏季将会怎样,多久或者多短;不,它缄默并等待。它是如此简单,但是它却从来不被欺骗;“被欺骗”只能够发生在“聪明”上,而不会是发生在“简单”上——“简单”不欺骗也不被欺骗。然后那瞬间就来到了,而在那瞬间到来的时候,沉默的百合明白,此刻就是那瞬间,并且它使用它⁵¹。哦,你们这些教授“简单”的深刻的大师,难道会有这样的可能,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也能够与“瞬间”相遇?不,我们只能通过缄默而与瞬间相遇;如果我们说话,哪怕只说一句话,我们都会错过那瞬间;瞬间只在沉默之中。因此在那瞬间出现时,人很少真正能够明白它,也很少能够正确使用它,因为他无法沉默。他无法缄默和等待,也许由此能够说明,那瞬间为什么根本不在他面前出现;他无法缄默,也许由此能够说明,为什么在那瞬间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无法感觉到那